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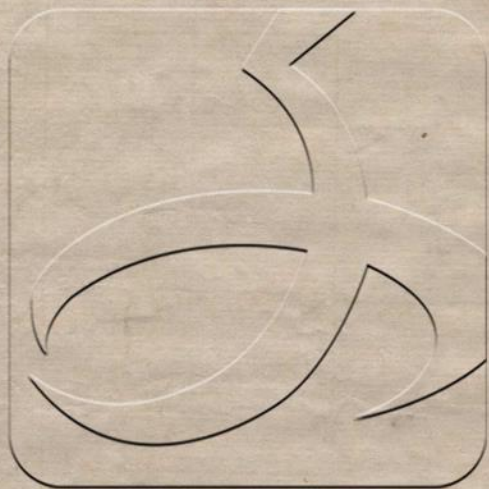
淄川蒲松齡著

新城王士禛評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



1597638

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歛歔。既而笑曰。灾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

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岳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卽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尙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卽不可拔。又視

尾大不掉
若有獸心
有獸行必
其末有如
針之一毛
在也拔之
真可以利
天下矣

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
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雉類矣問此何物曰亦
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
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
仙問其師荅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
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
毛末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
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
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

偏造孽多
人一毛不
肯拔

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自毛一莖硬
如針方將撿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
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狸納神
欲出滄客苦留乃爲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
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土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
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由石合一岩字蓋
呂仙諱也

雙一女而致滅門之禍至幾無雉類其兇心不死毒
口橫吞傍觀者始爲之驚繼爲之笑將欲爲之擊其

首揪其髮拔其毛納諸袖中投諸海外翦除妖孽拔救眾生而嬖之者方且受其蠱惑縱其陰謀甘其醜毒而至死不知悔悟安得呂仙遣眾弟子遨遊普天下使皆縮項跪啼還形交相各各獻俘而俾無遺種哉

越人

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名越人少過長桑君傳以禁方飲以土池之水從此視病能見五臟癥

結因以

函丈曲禮若菲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一醫名注一容也請問宜相對容一足以指畫

也名士

見卷三魯公女無熊類見卷五俘說文

所獲也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衛噬其犬見卷一俘三傳皆曰衛寶杜預曰一因也

呂仙 見卷三 陳雲棲

大燈

韓光祿六子之僕夜宿廈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

熒熒飄落及地化為大晷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

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

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

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

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

人既醒則身臥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

日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
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
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
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
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
他方歸適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
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
戀有故人意情尙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
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人爲別時秋初膏梁正茂女攜

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
羣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
田隴耳

韓光祿六干

名茂椿淄川人通政司右通政源子以
歲貢陰授光祿寺署丞奉裁補太僕寺

主簿授
徵仕郎

連城

喬生晉甯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
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
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

未知肝膽
向誰是合
人却憶平
原君若喬
生者吾亦
將買絲綉

之

首作能傳
情欠作得
體風流蘊
藉無半字
輕挑連城
得詩稱賞
嬌命贈燈
火之資不
可謂非感
得其正者
傾懷結想
如渴思啗
八字真寫

而家由此曰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
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
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
暗停針綫感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
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
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媪嬌
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
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薩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
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未幾女病瘵沉痾不起有西域

得出情耶
理期必有
能辨之者
不觀其既
經絕望而
夢魂中猶
佩戴耶

區區之身
已許知已
矣報之唯
恐不得當
何敢自愛
又何肯受

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
詣王家告壻壻笑曰癡老翁欲剝我心頭肉耶使返史
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在聞而往自出曰刃割
膺授僧血濡袍袷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九三日服盡疾
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忿欲訟官吏乃設筵招
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
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
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
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

貨乎

不以色三
字說得錚
錚有聲果
知我而不
講所謂終
身不御不
得謂非琴
瑟也夫何
害大喜者
曰我情願
為你死而
聞吉期而
前症作心
頭肉作崇
不問可知

是連城亦
為知已死
也曷以知
之三年必
往臨吊今
而後得死
所矣死天
則已死天
壤有有生
趣幸相逢
於泉下則
前日之不
敢生原為
與卿同死

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
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諧
何害媪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日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
笑死無憾媪既去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
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
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吊一痛而
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
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
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

送合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
委任倘可効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歷多所見
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泪曉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
似喜畧問所來生日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
義之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
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
煩稽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
問生何人連城為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
生日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

如前卷所平矣六連城 七六之七

今果死而見鄉樂莫樂於死矣生不自由何願之有

相憐愛。生晚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卽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姊捧悅耳。連城悽然無所爲。許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爲不可。生因強之。乃曰。試妄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卽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

如此情種亦得不從果能相從不活何害

繫骸骨而生可云計出萬全矣豈知生後仍有時不自由爲佳

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媪。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伴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

女女以魂報於生
前一報於死
死後一報於死
於將死之報於
際生之報於前
將生之報於前
是真可以以前
同生可以以前
同死可以以前
生而復死可以
可以死而比
不情充塞
一地感深
知已作者
其有美人
香草之遺

生喜極盡懽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
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壻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
生入纒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
人要史夾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
昇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見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
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具詞申理
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恚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
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備殆將
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

置乎

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
日家人人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
相見悲善太守親詣送女生死人太守曰小女子賴君
復生誓不他適令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敘宗
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
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
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
一笑也悲夫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賓娘一事只由情感推而言之

刺鴛鴦 兄一妹雙生也因攜以歸兄能捕魚妹專刺
鴛鴦富人欲犯之不從題詩於壁曰終甘刺鴛鴦擲
把娥眉掃登歸水雲鄉百年可借老化作雙鴛鴦飛去
寫生 潛確類書五代時黃生與具子居宋並善花卉
用筆極細不見墨跡謂之 織錦 晉書列女傳賈
昌善書花果每晨露遠欄講玩 織錦 晉書列女傳賈
于手中調色寫之謂之 織錦 晉書列女傳賈
人也名蕙字若蘭善扇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
徒流沙蘇氏思之織錦迴文為旋圖詩以贈滔宛轉
循環以讀之詞甚凄婉凡八而四十字文多不錄○
唐則天皇后璇璣圖詩序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
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公蘇道賢第二女也名蕙
字若蘭初滔有寵娘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

置之別所蘇氏知而獲焉若加捶辱滔深以為憾又
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携陽
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 為迴文
五絲相宜璧心輝月縱廣八寸題詩一百餘首計八
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按 薛賈
二說不同以圖中詩意推之後說差為近耳
禮曲禮益 頭陀 釋氏要覽天竺言 此言斗數斗
日 梵語杜多 漢言抖擻謂三毒如鹿能空污真
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稱抖擻全訛作 刺心頭
肉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士為知己者死
新穀醫得眼前瘡 田橫五百 前漢高帝
三石 焉然 嬰寧 見卷二 田橫五百 紀故齊王
清虛 焉然 嬰寧 見卷二 田橫五百 紀故齊王
田橫與某徒屬五百餘人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赦
橫罪召之橫謂二客曰橫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
王為天子而橫乃北面事之其耻已甚矣遂自頸合
容奉其首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

自刎五百人在島
知希之貴老子一我者
中者亦皆自殺則我者貴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畧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峩峩然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晷侍者俱墨褐衣其一似童

從流星二
字極力描
摩有色有
聲

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太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醞浮白但語畧小卽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毬爲樂卽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矐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輒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嵐然疾落又如經天之

耳發堂記卷六
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憎老奴何得作權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卽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見在此與大駭相顧悽斷僮卽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楸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剝其顛墮水

有聲闐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濶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蕩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躑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妖詭

蹴鞠劉向別傳一者黃帝所木兵勢也澄江如練

謝眺詩以革為圓囊是以毛髮之屬蹴踢之廣利王宴梨花島按唐會要天寶十載正月

海為廣利公西海為廣瀾公北海為廣澤公宋真宗

康定元年詔加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

廣澤王宴梨花島未詳浮白見自漏見卷二技

癢見卷二錢塘君見卷三織成同廷主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

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

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

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

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

反一家俱陷為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

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年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

術趙以女故大得交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

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

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人父母不得聞

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

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

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閒語，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髮而髻，出二紙，爲與丁各跨其一。鷲蕭蕭振翼，似鵝鵝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鷲項，忽卽斂，墮遂收。鷲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啻於裝薪，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認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

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口獵蹄，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于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搥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第幾行，卽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西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旣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偕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驚，入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驚飲。方喧競時，聞籠中夏夏，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

此等處左道亦可救急使柔弱女子其奈

則在囊中有巨金。鼎壘充溢。丁不勝懽喜。後翁家媪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容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爇。冠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

之何所謂。怨誓宜解。不宜結者。惟忍事乃真能事。

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併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者。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大娘妻子俱被夷誅。生賣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見時三歲。養為已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威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

定 鄭機量 其機合 備官官

前者富以
其鄰今則
唯鄰是卜
矣

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管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
賂。咱。今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
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止於邑都之西鄙。
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
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
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
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奕。或觀書史爲樂。錢
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簞丁爲之點籍。
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暇。

不夜作。夫妻設有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
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
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
壇於野。黍與夜出。禹步作法。甘霖頓注。五里內悉獲霑。
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
私議其美。及覲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
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茶蘇。幾二十年。積滿
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
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為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悟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既為秀才而乃以風流相愛，故陷身於賊癡之極矣。幸小二慧人，豁如夢覺，悟左道之無濟，作比翼之齊飛。不然者，紙為未跨，玉石俱焚，雖非妄意，攀龍亦似甘心從賊耳。與其豺狼之行，蛇蝎之鄉，奚啻霄壤哉！異史氏以丁生一言之悟，小二為小二，幸余更以小

二之躡鷲而出，丁生為丁生幸

高足

世說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不逞左襄公十年故五族

聚羣不逞之

白蓮教見卷五徐鴻儒見卷五攀龍後

人以作亂

光武紀耿進純曰：天之相親戚，棄土襄從大王于

天下之間者，固望一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左道

見卷一鵜鵝爾雅釋鳥：南方有比翼鳥焉。衛見

二嬰綠林見卷五驚飲畫曼錄：蘇舜欽石延年輩有

寧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

鬼飲者露頂團立一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

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篝燈見卷一暴客見卷五胡編

杯復登樹下再飲耳。瑞雲見卷四木偶見卷一積殖自封書仲

〔語不殖貨利注與利生財曰殖肉視之史記項羽紀吳語封殖越國注雍生日封樊噲曰如今

人方為刀俎史記帝王世紀禹治洪水手足胼我為魚肉禹步天授非人力史記淮陰侯謂高帝曰陛

下所謂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遂

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逸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

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為前驅金喜行止

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回舟彼屢顧我目

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詔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

慧眼靈心
真知幾
之哲惜金
未能見幾

而作耳

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攜有少嬖亦庸亦無他婦與

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温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

其孰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

顧幽喙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

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

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

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頰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

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

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

警變非常
倉卒中能
定大計不
露聲色非
智勇兼備
者不能為

此文亦傳
得真神出

此婦亦有
見識有志
氣宜其不
死而卒歸
于金也

有識有膽
有心有手
讀至此忽
為之喜忽
為之驚忽
為之奮忽

為之懼忽
而願其必
能成功而
欲助之忽
而料其未
能成功而
欲阻之及
觀暗中以
手索項則
為之寒慄
怡往下看
又急欲往
下看至死
切之不活
效何強者
拍案呼快
弱者頷縮
而不能伸

取法真新詩卷之

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懼女
託體姓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
聞婦曰若所為雷霆恐碎汝顛矣王乃搗婦呼云便
死休誠不願為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婦出便聞骨董一
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媪
媪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
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向來經人道也市兒初合豈亦
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
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

娘引巨椀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
捉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
索王項王猶捉臂作祝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
揮之始噓媪髻鬢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
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刻刀鈍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
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
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羣以為烈謀歛貲
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
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瘞藏豐備

聊齋志異新評卷之三庚娘

十九

舌伸而不
能縮只有
稱奇稱難
而已乃行
之者從容
碩盼談笑
自如是唯
不作鬼友
能者乃能
行丈夫事
豈但不敢
雌之直當
聖之神之
恭敬禮拜
而供養之
而禱祀之

止金教言
老成持重

焉初金生之溺也浮月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為小
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
謝翁優厚之畱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
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
棺木生方哀痛又自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
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
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并審得其
故喜為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為辭且將復讎懼細
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讎居喪去之

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縗
經哭泣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刃托鉢將赴廣陵婦止之
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翁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
江湖水寇牛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
所謀忽傳女子誅警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
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
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勝妾曾有副
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
為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敘勞授

金山舟中
已覲面矣
却用閨中
隱語而識
之此忙中
生趣法

庚娘出死
入生皆得
於才得得
於真誠士
之盤根錯
節者亦當
如是

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
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歛一艇
來事奇文亦奇
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
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
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饑獨兒欲喫貓子腥耶蓋當
年閨中之隱謔也金去驚返棹近之真庚娘也青衣扶
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
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
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

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自庚娘既葬自不知
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尙當重圓遂如
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
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庚
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輩來使
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
天曰哀之所推心置腹以進之
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歛小人輩
不過貧之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
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

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枚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風所迷耿夫入巨家寡媪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為已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細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婿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活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背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彥雲也
殺人之夫與其親而奪之婦不謂已之婦早若有奪

之者而死不願為其婦也夫婦已從至家矣且居然具酒對酌矣乃昵聲未有號聲忽起項上頭只換一杯合盃酒耳殺人之母人亦殺其母不唯人之婦仍歸其夫而已之婦且先夫之惡人何曾得便宜善人何曾終受委屈

巨測 唐尹愔傳父思貞受業於國子博士王道珪見之曰吾聞人多矣尹子巨測也注厄不可也

彥雲 世說魏王凌字彥雲子公淵取諸葛誕公休女公淵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

大丈夫不能彷彿產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公休諸葛誕字產雲王凌字廣之父也○魏畧王凌字彥雲太原所人正始初為征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行至項城夜呼橡扇與訣

日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即遂自殺○按異苑宣帝
 誅王凌後寢疾日見凌來逼帝呼曰彥雲殺我身上
 便有打處賈逵亦為崇少曰遂薨初凌既被執過賈
 逵廟呼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
 遠助姓集韻姓音牛說文婦人姓也漢律姓交不得
 焉待阿古者嬪婦以叙御夫君有月事者以丹
 法面或曰合齒見卷一疋見卷四方寸已亂蜀諸葛
 傷孕非獲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比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若母方寸亂
 矣請從記室續漢百官志三公大將軍皆金山見卷
 此別有一主上表章報書記列人皆見卷三
 靛見卷三腫人語尼見卷三大男見卷三紅玉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

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
 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時最
 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
 輒與發財地罇埋石子偽作藏金為笑屋五架掘藏幾
 徧眾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昵後十餘年
 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
 談讖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尙割畝得直以備雞黍
 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
 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為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

教和數語
千金一字
如此交執
只合於神
仙中求之
顧神仙不
可必得奈
何奈何

取分志要卷之二
悉委宮叔宮時自外人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啜更
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
昔多矣况父口難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愚不自立何患貧
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
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為紀理而宮滅迹匿影去如黃鶴
矣先自柳生時為和論親干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
貧陰有悔心柳卒計告之即亦不吊猶以道遠曲原之
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此至黃聞其
衣履敝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

勘破世情
語令人欲
作廣絕交
論義贈僅
得之優人
座上客自
居何等

黃聞女言
而不知羞

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
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
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為我財耳使兒駟
馬高車假于金即亦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
好耶且父予人金嘗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強
之是皆假言不還者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
小及一優冷恩郵聞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
及并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
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辭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

猶曲論之
且睡罵之
吾不知其
何以措詞
也女惟有
安之而已

毀粧途面
丐食歸夫
犁牛之子
天駘之矣
聞其事而
不哭者非
人情也况
母子乎

白金必自
女發之天
賢婦者如
是蓋婦固
素封之家
也日僅乞
啗而以乞
人况味較
之其貞靜
何如其孝
順何如彼

棄之不仁黃不悅凶論白端女終不搖翁嫗並怒日歹
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
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
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
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
址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故唾之女嗚咽自陳母把
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
俱哭便為盟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
口日僅一啗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

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
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願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
叢無隙地潮入內室塵埃積中暗暇有物堆積蹴之迂
足拾視皆朱提驚定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官囊日所拋
瓦礫盡為白金因念見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毋皆金而
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
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粲粲皆白鏤也頃刻間數巨
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
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賁自

藏金固仙人所瘞者
也。不自女。發之。何以。勸善。負我宮。一語。既而。不自。忘本。如。終淪落。

此固斥門者。素封也。令所見之門者。矣。何若哉。頌稱不。得。人。門。而。憐。之。黃。不。偏。有。婦。之。在。門。外。痛。哭。黃。乃。在。門。內。慚。懼。綳。繫。樹。問。時。一。似。粧。成。園。貧。者。

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俊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
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
失西賈逼退賻財業已耗去殆半舊居宅始得償以故
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婿烜耀閉戶自傷而已媪沽酒備
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適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
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羣婢簇擁若
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
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媪詣黃詳報女耗兼致
存問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

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閨閣峻麗闈者怒目張終日
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温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
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觀然恐郎君知尙
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
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置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
恐不得來明且宜早出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趑裝則
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襟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敘
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
宄可執赴有司眾應聲出短綆繩繫樹間黃慚懼不知

報亦巧矣

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述於媪媪念女急以告劉媪媪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闕始達女所女著破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喞一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慧婢淪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淚熒至晚除室安二媪禰禱溫與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媪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

姬亦怒而唾罵女者前已被賊炮烙令日自宜撮髮對面呵罵痛快之至復以劉媪相形老畜產豈值一顧弼哉媪不即死終是無羞恥對子罵父實之以禮

解妨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訴曰何物村媪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髮毛令盡劉媪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媪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我天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尚在否荅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婿憐賜一既粥更何得旋鄉士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遠來手被痲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

然使無丐
食遠來一
節不能說
得如此嘴
響

西賈五十
金老畜產
所利也今
倍之而汗
顏受之其
與寢處之
何以殊哉
稱小封愧
之也彼固
索封而行

不義者也
小封而出
於倍西賈
之金愧孰
甚焉

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姬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甘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戚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為更易衣履，爾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竟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

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忘隆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曰：「作努其難，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吋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疳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爲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爲我有哉！愚已。」

賈絲繡作平原君為思慕其慷慨好施而作也好客
顧不重耶雖然亦問座上客何如人耳苟得其人則
數千人不為多非然者牀頭金盡紛紛作鳥獸散矣
如宮者豈數數觀哉

小友 唐李必傳泌年七歲寢處左襄公二十八年驛言張九齡呼為小友

跛痺 漢趙充國傳將朱履國策上客皆曳朱履雍門土寒手足跛痺

嘗君為之泣 下謂自此之後朱履三子絕迹孟嘗之門已

總角 見卷四揮霍見卷三暗隙見卷三去如黃鶴灑

去不復返 素封見卷一詠孔子注赴同訓告喪也通

作報又喪服小記報塋者報虞注報讀
為訓急疾之意赴報訃三字古通用 衣履傲穿 莊

耶莊子曰衣敝履穿貧也非儻也 及笄 見卷一

炮烙 見卷五 天堂地獄 飛相公 解頤 見卷一 朱提

前漢食貨志 一銀人兩為一流注 臣萬 見卷

秋下帷 見卷三 閨者 禮祭統 趣裝 見卷一 夾

按竹夫人 唐人謂之竹 寒暗 見卷二 瓜葛 見卷

雍門泣 相覃新論 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

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基生
荆棘兔狐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
孟嘗君之尊貴亦猶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
泗承睫而未下 一引琴而鼓之終而成曲孟嘗

君遂歛歎而就就之曰先生嬪嬙賈語秦穆公曰寡鼓琴使文立若忘國之人也嬪嬙人之適此為太子

固之脩一馬敗絮見卷五其讎如不戴天禮曲刑

注一婦官名戴天弗與共藁葬見卷四帑說文一音瞞戴天帑金幣所藏也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

固非人而
寔亦人此
其所可留
者若亦人
則寔非人
矣豈在尻
際之分哉

緣願無棄對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髻兒

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

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

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

空園內眾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

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

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

媪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

庖人甚眾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

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
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
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
排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
取之不竭未後行人來索湯餅內言曰王人未嘗預
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
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貨償
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其驚異使
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門

世有據其
寔而又不可
肯受其名
者狐夫人
之類也嘗
聞鄙人有
被劫者以
手據地稱

去移時返曰門外一嬰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真
家中囊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遺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
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
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儉奴無禮必報之明日
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
勿須療時至當自差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
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斷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
謂夫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
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非

之曰強盜
老翁賊詞
曰老翁則
老翁已耳
何謂強盜
也正與此
對

學使亦爲
此耶界方
擊額尙是
風流罪過

欲出忽自簾中擲一綆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
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
一罍稽其時日卽取酒夜也羣懼其神呼之聖仙劉爲
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
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
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鬢髮之老下官
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
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券方擊額崩然甚
痛大懼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王人

犬笑烈烈
如鴉使聞
者如聽霹
靂身非已
有吾亦不
願聞此笑
吾甚願天
下美婦人

額上得無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壻元生來請親
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
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者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
不欲見耳既周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
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
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列列如鴉
鳴元聞之脛股皆軟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
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爲已有少頃
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文人

皆能爲此
笑

居甯不知我素性揮霍不貫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爲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瀆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之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爲之奈何劉驚問家曰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當爲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賈聞道里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質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爲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

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唯劉以公出得免益平劉始歸尋以大家皇悞貧至饑餒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營謀得脫歸方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裏數事畱贈中有喪家桂門之小檐長二寸許羣以爲不祥劉尋卒

葑菲

詩時風采
無以下體

花燭

見卷二
蓮香

尼

見卷一
葉生 湯餅見

賈

咄嗟見卷四
金和尚

雍頭春

孟浩然詩曰言雞黍熟
復道一一謂初熟酒槍

見卷一勞

膝行

見卷一
畫皮

張道

見卷五胡
桑梓見卷

四霹靂見卷丈人青城山記五岳之長故
 姐妻之伯叔為列岳因此昌盤衍言鯖唐詩稱父
 執及朋友之父曰孫特正云俗呼妻父為岳丈以
 為丈人丈母始此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
 泰山有丈人峯觀似亦有所謂岳丈或當云
 此何義耶按妻之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
 樂丈耳按妻之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
 諸書而丈人之名其來亦遠觀野客叢書后山送外
 舅詩東南英往謂一字俗以為婦翁之稱又
 觀三國志裴松之注南帝一房車騎將軍董承向云台
 無一之名故謂之舅松一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
 一已見此時則是揮霍道見卷河伯見卷無恙
 南北朝已有此稱也道五通無恙
 見卷三 姜瓖按瓖明末官大同總兵李賊抵城瓖叛
 珠兒也迎賊以城降後為流寇王輔臣所殺
 詳見往魚伴先
 生香祖筆記

雷曹

不死其友
 而撫其孤
 惜其廢又
 以恒產無
 多而家計
 因之日蹙
 如此方不
 愧莫逆二
 字吾見亦
 謹矣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
 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負亦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
 是名並著而際倒場屋戰輒北無荷夏遵疫卒家貧不
 能葬樂斲身自任之遺襦裸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
 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孥賴以活於是士大
賢字包下二德字
 夫益賢樂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夏內顧家計日蹙乃
 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
 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

藥之難非
神人莫能
拯其人之
所以戀戀
不去者豈
爲一飯哉
卽此一飯
亦非他人

所能者

能葬死友
者人必生
我能析升
斗者珠必
遂我

金簪亦復
何奇極言
其不遺一
物以見善

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泰一日客金陵休
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黯淡
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
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
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
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
日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
是神曹身分
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
宿曹報德在飯不在飯
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

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
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
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
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
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
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
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其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
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
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

人之報耳

置身本在
青雲間作
雲中遊而
手摘星辰
眼俯銀海
乃其分內
事也復笑
疑

能濟人急
者乃可分
灑

上天下地
如行無事
非會中尋
落光明何

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其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
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
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
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
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
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與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
間遂疑是夢細視星散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瓊
次如瓠小如盃孟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
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

高填○種○步○包○羅○萬○有○槍○檠○聚○雲○星○辰○袖○藏○天

○旋○者○有○此○分○且○有○此○心○胸○有○此○境○界○不○可○作○夢○幻○視○
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

見二龍天矯駕輦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

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

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眾曰是吾友也因取

一器授樂合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

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快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

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緹下樂危

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颼颼然瞬息及地視之則

墮立林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

能與雷曹為友

其○盈○自有○涯○畔○爾

以得此

有因乃有緣
有德乃有報
不求緣者不
而緣自不至
有德者不報
望報而報
自來

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
上黠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
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
攜來口中咽下覺妙人心中夢身首出為虛幻
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
入口中略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
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
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令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
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凡
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
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筆者何以少異至
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
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無屋南史張融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武帝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舟于

岸上住五代史史宏肇常言朝廷定禍亂直須

上大笑毛錐長槍大劍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

章曰無毛錐子後漢班超傳超虎頭燕頰萬里

軍賦從何集乎燕頰侯相也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
功封侯安能久莫逆見卷三潦倒見卷二聶小
事筆硯間乎胡氏清龍種注戰輒

北國語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注未亡
北奔也敗也按北方幽隱之地故軍敗日北

人左傳莊二十四年今令尹不尊諸仇讐而內顧左

詩外望無存祿果腹見卷三珠還後漢孟嘗君嘗遷合浦太守海出珠

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珠遂徒交什襲見

一狐少微星星經一四一在太微西上大夫之位

四為臨蓐見卷三星曰處士二為議士三為博士

大夫臨蓐竹青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其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

常賂必輸
其理固然
韓以道士
而授符使
復無乃多
事特以僧
專事禱蒲
先犯貪戒
故以此破
之耳

發局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敝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來一僧專事禱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資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問燭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僭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

果然得賭
望蜀益賭
局中無有
不貪者

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
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
明鼻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
數十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
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後
所夫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
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
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天商農

寫盡蕩子
醜態

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夫橫經。固成家
之正路。清談博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
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巖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
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圖珠。手握多張。如擎團扇。左覷
人而右顧。已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軀
軀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烟火生。尙耽
耽於盆裏。忘冷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
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癢
英雄之臆。顧囊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

寫盡蕩二
敗與

寫盡蕩子
下落

猶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謫之。
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
田冀還珠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
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香羣推無
袴之公。甚而榜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
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
之哉。

大齊廟 黃飛虎封東嶽泰山 一七 高 見卷一 僂痛
聖大帝之朕見封神演義 橋加
見卷二 邑邑 見卷二 珠還合浦 見前 得隴望蜀 見卷
阿寶 與寧

五孤注 見卷二 臬色虛雉 見卷二 情分陰 晉書陶侃
才陰人當 橫經 後漢書蓋春字紀階少好學究極聖
嶺岷之天 楚詞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岷注

一至于此歐陽修詩 任昏之骨 未詳左傳僖十
公用鄧子辛次唯之社子魚曰祭祀以為人也民神
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
諸一不亦難乎 五木 宋揖大昌榜滿終殿古惟斷
求霸不亦難乎 古傲唇焦 枉甫詩 耳聾不見成功 拔癢 見卷二

灰寒壯志 李自詩味頭黃金 交誦 見卷一 撈月於
滄江 未詳 按注南大平府有捉月亭世傳李太白
過采石酒狂從水中捉月而溺因以名亭也

古傲唇焦 枉甫詩 耳聾不見成功 拔癢 見卷二

灰寒壯志 李自詩味頭黃金 交誦 見卷一 撈月於

無袴之公魏史賈逵家貧冬一過暴客見前
妻兄柳子宿者李袴以去小二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
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栢間近臨則樹橫
枝有懸帶者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託妾
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幸伶仃如此不如死言
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入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
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手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
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樺女

女見景疑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
歸閣口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荅曰彼德
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為
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
友人來往女恒隱閑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繁雜
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目正不遠耳遂早去
夜果復來懽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
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
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后

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望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卻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踪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

聞之如霹
靂驚心

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著朱衣，從蒼頭，鞵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荅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郎聞詰，回眸一睇，景視真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

有替名之人可證乃合薄倖者無從躲閃

慈悲之心正大之語神乎仙乎薄倖喪檢

人如何消受得起

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家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結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置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甘餘金。贈景。女在牕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

其科名而不絕。其後嗣皆復。要檢。惟自定。其手復而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緇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養舍其舊而新。是謙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不求之而自至。且欲相從以終。倚其福重其德也。訂約別去。豈虛語哉。十年糟糠。無失德而見逐。何負心也。負夫人甚於負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乃負重名者。坦然行之。而無疑。至於奪名削祿。而猶夢夢名果。

寧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
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
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毛徧體異之又
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自認不
諱馬曰旣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旣蒙繾綣寧不以數
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
去馬又囑至夜間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
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
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

消受二字
從因果中
抉出

不能任真
金復忘思
國色答語
國圖入妙

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
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
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
○由此○觀○之○則○人○之○所○以○能○用○受○者○亦○當○自○愛○惜○不○
可暴殄而利創也
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鴈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
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卽爲國色過數
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
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曰
無聘婦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
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卽不敢望但三

一知卷之五第廿六毛狐 四十五

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遠言
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擔塞何爲天明
而歸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瘳次日果有
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
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
旣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旣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
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
中請卽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
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

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收女
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
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駮項縮
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福澤
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
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
我言爲河漢也

國色

公羊傳

姬

落鴈沉魚

麗情集有
容儼月羞花之貌○宋

之問西施詩二朝還舊都靚粧爭
 若邪鳥驚入松曰魚畏沉曰口
 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問之曰此天下
 之婚書耳周囊中何物曰赤繩耳以此繫夫婦之足
 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固問予妻何在曰
 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姬女固送之茶市見姬抱二
 歲女微晒亦甚怒磨刀付奴翌日刺于稠人中傷眉
 間後固以父蔭泰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故容貌
 端麗眉間常貼花細間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
 于宋城時方襁褓乳媪鬻菜以終朝夕嘗抱于市為
 賊所傷固遂與言往事宋城使君自有婦古樂府
 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敷自有夫羅刀圭蓮香
 峯頂王井蓮花開十因果南史竟陵王子良謂范縝
 丈藕如舡當本此河漢莊子逍遙遊肩吾問子連
 貧賤續曰貴賤雖復河漢城曰吾聞言于輿與大而
 殊疑

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
其言猶一一而無紕也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矜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
 帶端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
 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
 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
 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
 友其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奴就女乳之
 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坐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

不得佳人
 牀頭真夜
 以鬼且不
 如矣况又
 不止於醜
 乎

以目聽以眉語寫善
候二字神妙直到秋
豪頓覺靈心慧眼等
字俱成檀觀人于微
而取德于

孝聖明之世以德進
以孝舉不以言揚者不
亦乎此求忠良且非
其人不可况四隅乎
女子能具此隻眼忘
分薦之乃不避嫌疑
以託之有經有權非
以目聽以眉語者何
能如是

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
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
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
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
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
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
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嚼糠粥
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土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
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

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文曰吾家客非常
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
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
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
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
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
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祖焉計合允
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
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

見道語而
抑揚吞吐
極盡其妙
是在父母
句斷而亦
斷更圓

不謂昏夜
鬼女相會
乃有此正
大光明語

須看其極
難措詞處
偏能曲曲
寫出文生
情耶情生
文耶情生
雖是愛賢
然夜往自
託青梅則
可他人則
不可青梅
之事權也
唯青梅所
存之心與
青梅所處
之勢與青
梅所託之
人而後可

女未及笄青梅亦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
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
而荅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
○所○以○有○厚○福○而○卒○歸○子○生
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
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
○子○婦○真○可○惜○死
汝欲適張氏耶女不荅再問再不荅怒曰賤骨了不長
進欲攜筐作乞人婦留不差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
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
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

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
○而○多○風
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
○謂○一○國○一○字○血
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
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
○何○而○不○致○輕○許○權
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
○自○欺○不○欺○人○天○地○死○神○共○聞
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
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辰
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其圖之生
諾梅歸女詣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打責

以行權不
然則害於
義矣

女之信張
生甚篤女
之待青梅
甚厚
筆筆凌空
字字脫化
展卷百向
讀乃嘆左

氏遺筆猶
在人間

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
決其不食比前又添一層
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之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
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
波木也一波又興用意如疊障奇以不
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
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
筆如生龍活虎請看此行山崎道上令人應接不暇
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
又如放舟湖中帆隨風轉望衡九面
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
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
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

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
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其得
如于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
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
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
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
子後此准悔也
也然鬻勝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待我久
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
嬪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
既能孝翁且養繒纈豈惟其愛敬之矣

泣亦代爲之
泣宜也我
女見之而

壓糠此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
作業售且速買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貲稍可御窮
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在之因主人之任往別
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日是何人之
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
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
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
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媪勸
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

爲縉紳裔
一哭若縉
紳則無足
哭也是固
緝紳而智
出婢子下
者亦誠孝
矣固宜得
配孝子得
此冢室悱
如爲是時

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
而葬富者又嫌子爲凌夷嗣奈何尙有一策但恐不能
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尙見姿容卽
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
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
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
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
依汝所言也媪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卽出金營葬
雙柩具舉已乃載女去入參冢室冢室故悱妬李初未

必不可少
之入果能
非人特爲
相人張生
上相筆即
非映透下
以先透下
文耳而

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是杖也疑有神助不聽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中陶器糜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

早知有今日矣

眞是于磨
百折不到
山窮水盡
時不肯輕
作尋筆落
儘可轉落
矣又不肯
卽轉故作
驚人之筆
然後輕輕
轉出乃已
轉矣又先

胃不甘賸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潮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啟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婢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敷

則不覺盈
盈而亦拜
深思委婉
妙筆空清
虛此位以
待君句真
是點睛飛
去讀者於
其用意用
筆求之可
得最上乘
佳

○筆○乃○一○活○現○紙○上○
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
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裙○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
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慙○沮○不○自○安○
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
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
乃○受○二○百○金○起○大○土○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
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
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

固以贈執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
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
塵埃誓嫁之志斯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
行而求膏梁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在閨闈耶青
梅張之知己也乃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
以傳矣

此篇筆筆變幻語語與折字字超脫熟讀之可去鈍
根可啟靈性至其議論正大動必以禮行必以義尤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
 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扶○終○知○名○士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
 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
 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業獮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搥
 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獾目蜂腰着膩恰衣早犢鼻
 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
 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曰即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
 數椽木歧支壁入一小室虎皮很蛻懸布楹間更無机
 榻可坐七郎就地設臯比焉武與語言詞樸質大悅之

能為孝子
 然後能為
 忠臣為信
 友為義士
 若七郎者
 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
 學矣
 大議論此
 等學問從
 何處得有
 願吾嘗見
 目謂學問
 之人有受
 人深知而
 不肯分人
 之憂受人

還胎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子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
 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籠鍾而至厲色曰老身
 止此兒不欲令事實客武慚而退歸途輾轉不解其意
 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
 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
 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
 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
 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
 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

殊思而不肯念人之難者矣。媼而言而教其子果能行如此方不益虛名方為真學。問觀武之內交七郎七郎之必思報武可知。求友如此其切得友如此其難。何得輕言喜交遊何。

得虛慕知名士

之乃至款洽甚。懼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有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淡旬，妻奄忽以死。為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遂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述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拙韓出。

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衷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其諸，三日，雷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媼命返新衣，索其做襪，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襪矣。自是七郎日，以免鹿相貽，招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木返媼出，踣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郎為爭獵。

此後煩恤
老母一語
涵益大地
感泣鬼神

可謝者言
語之謝也
謝而不謝
也。不可謝
者。身命之
謝也。不謝
而謝也。必
身命而後

可謝言報
何為
母之言皆
知名士所
不肯道者
亦其寔不
能道耳

親君子遠
小人質樸
人十語勝
人百語不
許夜以死

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
年言之言乃力至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
邑宰又以白金賂讎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
分心憂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
子終百年無災患即見福七郎欲請謝武母曰往則往
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
温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成怪其踈武喜其誠篤益厚
遇之由是恒數日留公子家魄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
報會代初度窶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

三僕即牀下藉芻藁一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
刺語七郎佩刀挂壁聞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錦錦作響
光爛爍如電武驚之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荅
皆斷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
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于計尙
如新發於硯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
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領之七郎終不樂輾轉
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
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牀下

七郎何得不憂
於拘囑則
疑之於能
為歎者則
不疑古今
一轍家國
同病

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為主人權一僮僕年十二
三武所嘗役者一李應最拘掘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
爭武恒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請日喚至善言遣
令去武長子紉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畱林兒居守齋中
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常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
勾戲婦欲遁林兒強拽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
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覺林兒竟已不知所之
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
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

聞言色變
無語逕去
一腔熱血
從何處說
起

殺林見用
虛寫用對

志質詞色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
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
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為邏者
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怙故長者恐
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勢赴公庭而御
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
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他日登
御史門俯仰叫罵異舍勸慰令歸連夜忽有家人白林
兒被人斃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呻俄聞御

面寫點七
即用虛筆
殺某弟用
寔寫用正
而寫點七
郎用寔筆
至殺筆又
是一樣寫
法此法不
實不虛

史家認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恒武抗聲
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豈縉紳則生實為之無與叔事宰
置不聞武裂背欲上羣夜禁摔之操杖隸皆紳家天狗
恒又老耄箠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
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昇叔歸哀憤無所為
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
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兇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
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鑰寂然鄰人並不知
耗一日某弟方在內解與宰關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

孝子義士
凜凜有生

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
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
役吏急閤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到死紛紛集認識
者知為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
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嘔然躍起竟決宰首已
而復踏衙官捕其母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
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當緣當路始得免七
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邏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
子流寓於登變姓為佟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

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

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荆軻能爾則

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

恨七郎少也悲矣

所與皆知名士可謂交遊得人矣乃概目為濫交而

以可其患難之一人責其不識而後鄭重而出其名

軒輊之間人品自見彼七郎者問其業則獵者耳賸

其貌則龜目蜂腰耳觀其服則膩恰衣阜犢鼻耳知

名士見之必且鄙夷而不屑與言矣追觀其取與不

苟內外如一其事親也如此其交友也又如此一片

赤心滿腔熱血此皆博古通今摘華染翰弋取聞譽

者所不敢為不能為不肯為者然後嘆天下知名士

何太多如田七郎者又何太少也

躋閭公年傳成公二年捉將官裏去侯輔集宋真宗

相與躋閭而語撲至問曰臨行時有人作詩送祖否對曰臣妻有詩

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咏詩今日捉將官

裏去這回斷肩鋪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恰

送老頭皮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固肩鋪按一音恰帽也狀如犢鼻史記司馬相如著一鼻比弁缺四角見埤蒼

左傳莊十年蒙一而先犯之注一虎皮也○按
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素囊韜也其字
或作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一龍鍾二聶
為虎皮而不知所自山因附識于此矣
小臨存見卷三怡具陸判一初度見卷二刺刺見卷
倩臨存陳雲樓新發于研巧娘一邏察見卷三紀綱
生濡纒見後荆
見卷一裂皆見卷三鼻嬌娜一閑說見卷五荆軻言
長情僧裂皆紅玉見卷三鼻嬌娜一閑說見卷五荆軻言
束客傳一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徒干衛衛人謂
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刺會燕太
子丹質秦王之遇丹不善亡歸求為報秦王老秦
將樊於其得罪于秦王亡燕太子受而舍之燕有田
光先生者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
意也田光曰臣情已消亡矣所善荆卿可使也于是
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秦將王剪破趙進兵北畧地
至燕南界太子恐俱請于

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乃得有以報太子曰
樊將軍窮困而歸吾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
意一乃私見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
宗族皆為僂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
心者也遂自刎乃盛樊於期頭函封之于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徐夫人匕首之百金使工
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焮人無不立死者乃姓為遣
荆卿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一秦樊於期頭函取圖
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已環柱而走拔
劍以擊一軻斷其左股一引匕首以撞秦王不中
中銅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殺一
一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天網之漏老于一恢
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

羅刹海市

起數語籠
罩全篇
世情難知
遭逢莫必
守貞抱義
存乎其人

氣類懸殊
好惡顛倒
形容盡致
悲憤何極

天下有行
蹤跡必不

可對一人
見正人君
子駭而疑
之若能搏
噬人者何
以異此

不重文而
重貌抱屈
者已不知
凡幾乃並
所重者而
復倒置焉
何怪不肖
者之巧節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姿少儻喜歌舞輒從梨園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姿少儻喜歌舞輒從梨園
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
入郡庠卽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日數卷書饑不
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
從人浮海爲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
見馬至以爲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
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
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襁
纒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久之覺馬非

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
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容非能搏噬者然奇
醜者望望卽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尙能與中
國同共羅漿酒奉焉馬問其相駭之故荅曰嘗聞祖父
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
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
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
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
往往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

初卷三第廿五平定一蜀利海市 六十三

以求倖進乎

耳不聰目不明黑牆圍其識器樓冥其心日坐于中聽夜叉歌視夜叉舞與鬚鬚怪異之鄉大夫贊襄國

曰大羅剎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坎各指其官職率鬚鬚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謀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

是此其所以為羅剎也歟幸相大夫觀東陽三世子國王視龍君嫌後出龍女太矣亦先於此安頓女子窺語一句文心向等細密樂由人心生也其人奇醜其腔拍板詭可

要馬然每至一家閤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為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日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且為君勉一行乃其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自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脛拍板

知白錦纏頭朱衣曳地亦有此樂云者料中國未必有此也聞所聞而薦諸朝執戟郎應是此邦巨擘大臣不喜真面目滿朝中皆花面登場矣

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杲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卽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富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媼而今妍也遂與

要露本來面目自必孤立無徒

共飲甚懽馬宴宴歌戈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旣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卽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卽日拜下天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鹽款洽馬至是孤立憫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嘗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

以百目圖來顯到底人皆其假徒自取辱此語

為不滑志之人癖下餅

吾亦欲東
耳安能
鬱久居此
哉
神人遊戲
自是好世
界一語束
士渡下

倘畏風濤
必終埋沒

平底高欄
檣微如箭
視颶風引

去何若水
雪見漾中
樓閣高接
霄漢視黑
石精中樓
閣何若世
子目之謂
非異域人
授騎連轡
從與俱歸
視以爲妖
而諫奔者
何若啟奏
引見視大
臣阻詔何
若玉堂給
札文學准
身視務水

渡下年痕

日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
大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
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
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
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
馬問行期欲同游矚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願滄海客
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貨者遂與裝貨入船船容
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檣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
雲見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

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按雲漢維舟而入見
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
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
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
族世子喜曰既蒙辰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
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
見海水中分屹如壁之俄睹宮殿瓊瑤爲梁魴鱗作瓦
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土世子啟
奏臣游市屢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

御橋去皇折平卷

六十六

精毫揮龍
巖倚馬萬
言觀者擊
簡視黑煉
塗面曰錦
纏頭時又
何若東牀
坦腹得配
仙入雜女
妖鬢奔入
滿側視門
曠中女子
何若人爭
識面世盡
知名馬士
彈箏車中
秦主視百
僚耳語不

與款洽時
又何若前
則所如不
合耳目皆
非此則知
已相逢精
采煥發人
在光天化
日事皆悅
目快心大
丈夫得志
于時解不
謂風波險
阻皆彼蒼
之所以玉
成我者然
而颶風引
去何處非

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
吝珠玉生稍首受命授以大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
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天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
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
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
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
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玲瓏聲動鼓吹暴作拜竟
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
生入副宮女濃粧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

綴明珠如斗大袞褥皆香奩天方曙則雛女妖鬢奔入
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
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
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棊晃耀填擁
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問徧歷諸海田是龍媽之名
諫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堂激如白琉
璃中有心淡黃色梢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
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簾葡萄每一瓣
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瑯離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

初卷之五下卷之四海市 卷之五下卷之四

羅刹之鄉
雲霞障天
奚由覓昼
樓之路觀
於朱鳥導
來青鳥喚
去可知我
生遇合天
定爲之不
惟花面逢
迎徒取羞
而無益即
文章有價
海宇知名
富貴既難
認真妻孥
亦難相守
所得以

取至急是義
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
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
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
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
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
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恩語且趣裝可平生謝曰逆
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
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清緣盡矣生
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日暮

自信者惟
此忠孝之
心已耳
百年猶且
暮此見道
語也聚散
何常作見
女哀泣者
癡矣同心
即仇儷貞
義之間豈
可以形跡
論哉
龍宮福海
何處可求
海市蜃樓
隨時皆是

○桂○有○敘○聚○散○何○常○惟○有○忠○君○孝○親○安○貞○守○義○是○自○已○
耳何用作見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
心即仇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若乎若渝此盟
其○婦○信○
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
奉袞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日其女也耶可名龍宮
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
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
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草爲贖實以珠寶授生日珍藏
之數世與着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餞遺甚豐生拜
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埃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

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目
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
志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
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
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見啞然
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帝似頃生之不援已者亦引
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王則赤
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
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

茫茫藍蔚
只是一情
字卽是
一恨字

果是琴瑟
節不御亦
依然琴瑟
也非琴非
瑟雖常御
之豈能靜

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顧念每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
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
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學生今已啾啾懷抱頗解笑言
覓棗捩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
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
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裡新
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舊婦卽置而不御亦何得
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旣抱孫曾未一覲新婦揆之
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窻窻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

好手
龍宮無恙
教語妙語
無限
雙開深情

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
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復省書覽涕兩見抱
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見知家在何許見泣啼嘔啞
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煙波路窮抱
見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責不承周身物悉為預具墓
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輦至殯宮有女子哀絰
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
所在松柏新值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
自投人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

日晝暝龍女忽人止之曰見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
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
為作嫁資生問之笑人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
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
慙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
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
嗚呼顯榮富貴當於唇樓海市中求之耳

花百逢迎以出身為遊戲固自好者所不屑即遭逢

極盛得志於時只忠孝廉節方是實地餘皆海市蜃樓耳不可謂無不可謂有何者可指為真無何者可指為真知其無而有有用知其有而皆無之歸以其本有而有所當有以其終無而無所當無乃可以有可以無可以無而有可以有而無是謂無有是謂無無是謂非無有是謂非無無

耳食更記六國志學者牽于聞見恢詭莊子齊物論恢詭喬怪道
通于世說杜審言時才憲傲蘇味道為天
味道見吾判自當羞死吾世說王珣夢人以青
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大筆如椽與之

虬林苑記駕青虬嗜痂南史劉邕傳邕小慚韓愈與馮

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續漢書

示人則人以為好小慚不好附馬亦

為同心下垂若流然即盤旋綉繪之嗜痂邕傳邕

痂落在林篋取食之大驚痂未落者悉禿取贈邕

倜儻見卷一梨園子弟見卷三權子母見卷二颯風

正韻颯音具南越志一者具四方之風也投荒集

錄嶺南郡者有一以四面俱至也按韻箋引楊

誤作颯又藝林伐山云颯風之作多在初秋又李西
涯誤許氏從其詞具四方之風乃托人不識南人之
諸儒皆云具風今云書多作具姑誌以備考 藍縷

芳干織杼天帝憐其獨處詩嫁牽牛
遂廢織天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渡
銀河見卷二胡四姐又注

總詩織女今破涕為笑劉現答盧諶書時復相與舉觴對膝

夕渡一集韻一音淵說文一乳兩子也揚子東楚間凡人留

謂之蕩婦古詩昔為倡家見卷一彼陵陽癡子

李生女今以為一窈窕葉生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博靈秦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

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池白骨撐天上官慈悲

指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水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

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

因市楮帛酌奠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

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牀

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

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

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

衣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

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欲走朱曳之云僕與君

文字交何冥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

文字交何冥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

所瀆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
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媿妣輒以無尊長之命
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
養十五始歸其家俾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
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啟櫬去今不在
此問女甥回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
鬼媒朱曰如蒙金譜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
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百家
至一第宅朱叩扉卽有媪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煩

達娘子阿舅至媪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
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
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
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姑生曰俱各無恙但荆人物
故矣女又嗚咽曰見少受舅姑撫育尙無寸報不圖先
葬溝瀆殊爲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
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
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媪曰公子
曩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

得舅為政方此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察其褻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歛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且晚與兒還往生晚之笑鬢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

口角留情

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倘不以糞壤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

才作鬼媒又求鬼匹

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友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迓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異物聊代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搗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

不致聘則
不能成禮
果致聘又
決無是事
以朱代致
近理而復
省事

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筆意甚忻適纔至戶庭
望塵卽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旣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
生曰以無回音尙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
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臥所則甥女華粧迎笑生
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爲甥助粧女
三辭乃受謂生曰見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
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
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拜也朱乃導去村將
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

姬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爲禮當卽脫
邊幅乃指畫青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
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爲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
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旣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
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
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到枕上追述往
事哽咽不成眠乃古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
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
雨遶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縑金箱裡看血腥猶

染舊羅裙。天將明，卽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變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爲名。生聞之，欲獻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見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淒然而出，惻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扣朱氏之門。朱曰：足出逆甥，亦起雲鬢蓬鬆，驚來省問。生惴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妣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

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沈瀾，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且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于墳纍纍，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湮然滅。

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珮玦。淚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胃間物。不能搨以相示。冤乎哉。

生被株連。死成梓里。以慧麗女子。賣恨重泉。游魂異域。雖復陽臺雲作。畫閣春生。而露冷楓林。血腥羅裙。人鬼異類。豈能白頭相守哉。獨惜其既託收骨。欲得所依。徒嘆蓬遊。遂忘墓表。豈白楊風雨。可辨孤墳羅。

襪塵灰。堪埋墓側哉。忘間誌表生。固多疎。而夜往路迷。不可謂非鬼之無靈也。况稷門再至。冀有所遇。此情寔可以告卿。既獨行於邱墓間。何難再示以埋香之所。乃色作怒。而舉袖自障。女學上母。乃不怨乎。

于七 順治十八年秋。棲震于七倡亂。見前卷。稷下據岷岷山。發禁旅。勦除之。始中。

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是以齊一學士復盛。注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期。會于一門之下也。按魯暴客。見前。

城南門亦名稷門。見定公五年左傳。注。暴客。小二。築

眩。見卷二。鳳。異物。見卷三。無惜齒牙餘惠。南史謂眺

才。會稽孔珪。有才華。未貴時。孔珪嘗合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荐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

氣者自別
有所指也
此氣無則
屬之矣一
笑雅而起
聯雅而起
笑煞名士
真是可人

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况牀第間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曰：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為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拘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已已連踪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司寇言之。

焦石虹先生

名毓瑞，字輯五，順治丁亥進士，官戶部左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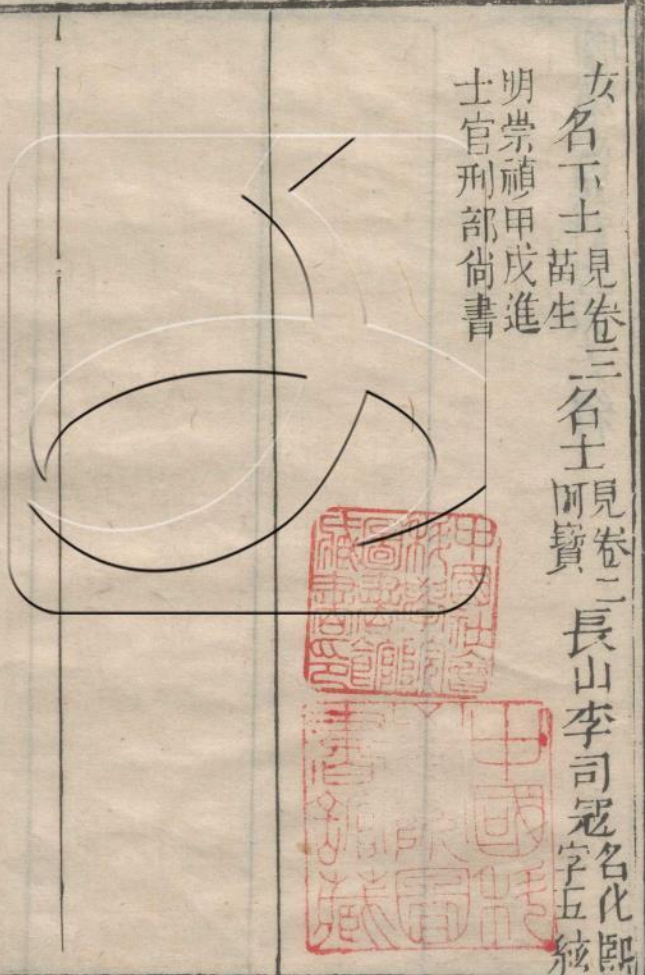
君髯如戟，何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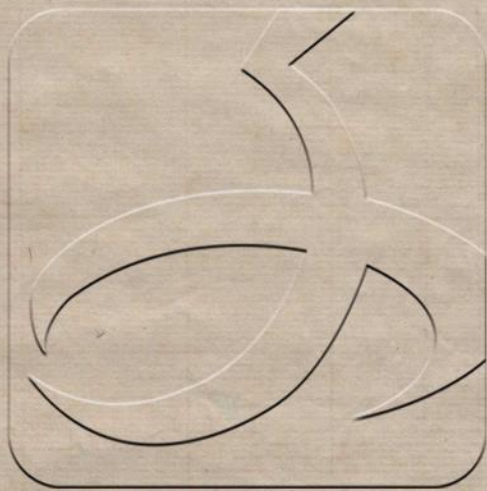
丈夫氣

孔叢字子高，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鬚商馬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南史：褚彥回傳：山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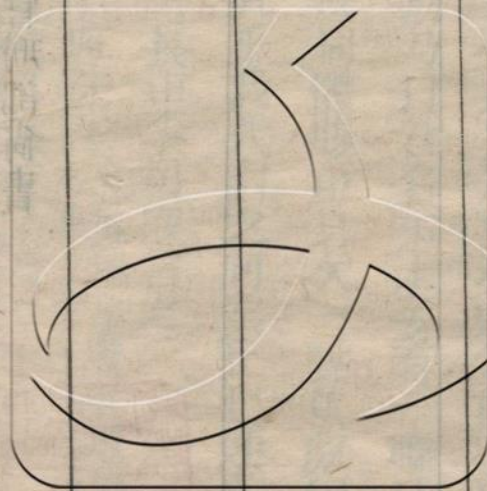
公主見褚彥回，說之以白帝帝台，就之彥。牀第見卷二，俠回不從。主曰：鬚。

女名下士 見卷三 名士 見卷二 何寶 見卷二 長山李司寇 名化，字五絃
明崇禎甲戌進士 官刑部尚書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終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



70026864

